

論
學
三

說

黃與堅
述

中
華
書
局

論學三說

清 太倉黃與堅忍菴述

余嘗觀學爲詩。中歲學古文。晚耽理學。詩少殺。古文乃益進。大約余所學先詩後文。已又極詩文之要。而歸於理。次第有然。今迫頽齡。懼其奄促。因舉三說。條分縷次。以告於世。觀之者。或以余言爲信。而加察焉。不無少驗於修途。亦以知余一生好學之精專。蓋幼而壯。壯而老。如是其無閒也。

一理說

理者道之根柢。從來聖賢學問淵源也。吾儒之學。大本在此。自楊慈湖以理爲理障。搖惑後生。而譌說滋衆。不知理字祇自然兩字。可以箋釋。詩云。民之質矣。日用飲食。質似有形。但質任自然。竝無執著。程明道以理爲天理。亦是根本自然。障於何有。盡世間萬萬千千。總非虛矯。可以強爲。則自然之理。誰能舍此。從來理學。象山之學。壞於慈湖。陽明之學。壞於龍溪。以二子皆未窺大本。認理爲有形之物。所以舛錯。陽明云。精一之精。謂之理。若但以理爲有形。殆粗於言理。而不知精一者耶。

夫理有本有末。易云。窮理盡性。又云。順性命之理。此理之本。理在內而無形者也。中庸云。文理密察。又云。溫而理。此理之末。理在外雖無形。可謂之有形者也。滯於有。汨於無。皆不可以言理。若以內外合言之。於本末未審。恐亦紕繆滋多耳。

說理必兼說氣。始明人生一呼吸。卽是一動靜。動靜是氣。所以動靜卽是理。破此關捩。甚是直捷。先儒云。

性卽理。又云。心卽理。非深知灼見不能道。故易以道陰陽。而六經言理。能洞徹本末。尤以易爲最。理要說得透。纔說得倒。如孟子性善一說。爲千古理學之宗。迨程子伊川兩路劈開。以孟子說是理。爲本來之性。是性之本。以荀卿楊雄韓愈諸說是氣。爲後來之性。是性之末。真是說得倒。足以息衆喙。發羣蒙。若子瞻性論。豈非說夢。

余以言性折服伊川。始于理學殫精好之。久而融貫。以印證六經。處處胥合。前人有云。六經皆我註脚。殆非誑語。否若膠粘字句。後人又以六經爲糟粕。似亦非過。今人好談經學。而于理學棄若土苴。詎不惜乎。余嘗問徐健菴先生曰。先生知余學何本乎。曰。經學也。余囁然。非過自韜晦。亦以理學關鍵處。原非猝遽可罄悉也。

余戊午至京師。葉訥菴先生過而問曰。儒釋分別處云何。余曰。從來兩教分別在空實。但其入微處。須隨便觸著。乃可傾寫。一息閒何能泛論。已談論語爲己爲人一節。訥菴曰。釋是爲人。儒是爲己。然否。余曰。不然。若止就徑路言之。其分別又小異。儒者成己成物。恰是爲人。明道諸子云。釋氏自私自利。恰是爲己。此一節祇就學者推論最切實。若以儒釋互言。轉增輕轉矣。說理在根本上分明。卽橫說豎說。都無滲漏。訥菴又爲余述黃太冲論學之語云。氣是良知。理是良能。余曰。此二語大有病。從來說理是一。先儒謂性卽理。理在氣之先。若是氣。便有善惡兩者爲夾雜。故在理之後。太冲以氣爲無形。故將說在先。以爲良知以理爲有形。故將說在後。以爲良能。總是認錯。所以說錯。大抵談理家其受病皆在欲求新以勝人。往往

與經傳相矛盾。如劉戴山先生易學已精。獨圖說以左右判陽陰。甚不合。余與姜定菴略言其槩。太冲寓書往復。大約是依傍禪學。余曾率直報之。以說理不便含糊耳。

數學莫精于康節。其說數全是說理。先天四圖。包藏奧妙。朱子於此處極講究。但圖圖以左右分。獨以方圖爲射角。兩圖互異。合之數往知來。殊屬強綴。余卽邵子數從中起一語。細加研繹。以方圖上下。從中劈開。較圓圖左右分。芒末不爽。皆極自然。雖晦菴復起。不能復易矣。數非理。而數從易起。皆是理。不可以不精。余於河圖洛書。稍稍穿穴。遂於律歷諸數。洞如觀火。始信天下一事一物。皆有數在。古來言數之書甚夥。意欲盡爲膏肓。以理通之。於闢一之後。另爲一書。名曰易通。以見理之變化。不可窮極。亦循源竟委之一端耳。

一文說

文章氣運。與世推移。六經之後。秦文峻峭。漢文瓌璋。皆因沿戰國。不能復反周初。晉魏以降。專尙修詞。至於六季。日益雕鐫。文章之道。漸然盡矣。韓歐諸子。承唐宋之敝。起而救之。其勢漸趨於平衍。較之六經。業已醇者漓。豐者瘠。然皆奉六經以爲的。而世之反而射者罕矣。明陸嗣諸子。欲以秦漢凌而上之。究亦何益。

唐宋諸家文。自茅鹿門選八家。人徇以爲然。究之唐宋不止八家。八家亦疵類不少。凡學者當有所別擇。然後以材力各造其所至。若學殖未成。卽以是枵然者。規趨大家。是又以大家一途。自便其不學。初學者

之大戒也。

余沈酣於秦、漢三十餘年，始要歸於唐、宋。凡所爲文，始訓菴以爲廬陵，已熊愚齋諸先生以爲南豐。余皆甚媿之。末學無常師，安敢自矜爲定論。

秦、漢不足以掩大家，而八家必取資於史、漢。以史、漢文之淵藪也。然余尤以史記爲特絕。若貨殖等篇，其聯娟隱秀，史家未有。子長以潔許離騷，柳子厚又以太史致其潔。潔之一字，爲千古文字金鍼。前者周太史廣菴俯詢爲文之道，曾以告之。吳太史匪菴質以諸家所宜法者，余獨舉史記以對，謂此也。

文之病，不潔也。不獨以字句，若義理叢煩而沓複，不潔之尤也。故行文以矜貴爲至要。明初宋潛溪文以淵博稱，而鋪敘繁蕪，較以方正學，卽次其風骨。錢牧齋作文，欲以大家包舉六朝，爲古今第一流，而品格適已落第二。嗜多才多學，而不審所以行之者，其爲患也，亦豈細故哉。

孔子曰：辭達而已矣。達以氣爲主，顧所以爲達者，全在曲折以取勝。如長江大河，瀟灑天地間，必千百折，乃可以至海。此文家所謂波瀾也。余於文始求其達，行之以氣，而徑意直情，率多滯礙，久之而始能開闢反覆，窮其指趣，逾曲折得以逾條暢，而行止有不得不然之勢。匠心之妙，非親歷至此，其何以知之。

凡行文，有一題必有一喫緊處，注目須在此。往者吳梅村先生謂余曰：古人作文多離題者何？余曰：此擒題，非離題也。凡遇一題，頭腦必多，不能處處周而得其要處，縱橫發揮，總不離此。甚有將題面撇開，題之與妙，恰已說盡，如用兵者必據一要害以爭奇，所謂擒賊擒王，乃見機用。若營壘行列，豈暇一顧哉。已至

京師說巖先生謂余曰。君行文有訣乎。余曰。否。固以詢。乃以梅村之說進。說巖深領之。

文之爲道。甚深且大。加功一二十年。卒未竟其底裏。較之詩道。難易懸殊。說巖曾與余論文。余曰。文有行世傳世二種。盡天下三教九流。大小源委。爛熟於中。隨所求而能率然以應。辭義豐美。各有頭訖。此行世之文也。余雖不敏。不敢辭。若孤行直上。不假梯接。甚至衆采俱空。萬籟并寂。能於無聲無色中。靈光炯出。雖一字句可以千百年。此傳世之文也。余雖欲力造之。而豈易及哉。說巖咄咄以爲難。先者余序沈太史昭子文并及此。昭子寓書云。海內可與言此者。獨愚山及我等兩三人耳。今愚山。昭子皆已矣。追念曠昔。能無慨然。

余論文先理學。以理學是非之正也。盡天下大小事物。皆有一是非。若是非定。而駁辭諛說皆遁矣。顧所以行文不在此。文之爲道。千變萬化。莫可終窮。用之必以法。而法又離奇。不可以法用。故有法必至於無法。乃可以盡神。余於集中數言之。皆真實語。非好詭譎也。

余年十五。業於兩京。三都等篇。樓貫條析。已梅村先生招致同學。成乾清宮賦。流傳兩浙。麗京諸子竝爲作序。及貢入太學。又以乾清殿賦首於千人。龔芝麓諸公聯吟贈別。皆以賦稱。余少壯之汨沒詞章如此。其後以十年蕩滌。始得遂其學古之志。而學力以秦漢而益強。馬大林謂余得力於秦漢。乃是真大家。余雖不敢當。然亦是學問緊要語。

余少於經濟諸書。鉤纂多年。得其條貫。已於東南之水利田賦。稍有論次。恐亦時久乖違。猝難施用。以備

稽考而已。史論數十篇，竝沒湮江。今齒力衰殘，無能補綴。陽侯一怒，殆非無因。但字釋三卷，以參訂義理。漁莊漫錄十二卷，以辨證古今事物，皆素所裒輯，出入自隨，意欲少需授鈔，便於來學，亦盡付東流。絕無副本。立齋先生聞之，恨不先令抄錄，余亦甚自惋惜也。

一詩說

余初學詩，家伯叔命以多讀多作。三唐詩以杜爲稱首，而子美云：讀書破萬卷，又云：性辯耽佳句，工夫亦祇讀作二者而已。其以精心強力，包舉一切，發而爲詩，歌行皆雄健渾脫，有鯨呿鯨躑之奇。要其得力在鎔鑄，故雖千百言，一無罅漏處。歐陽永叔以爲子美一字諸君不能到，王介甫以子美下字處評之云：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。初學須從此理會。大率杜詩各體俱下鎚錘，於五律尤甚。

五律以七字縮五字，字短意長，非鎔鑄何以得此。然鍊字不如其鍊意。鍊字雖工而味易盡，鍊意則咀諷再三，旨趣逾出。古人所以嘔心枯髻者在此，以是推之，可以知學詩亦無速化之術矣。

鍾譚說詩，甚爲偏僻，獨以刮磨五律。最去學者膚庸俚淺之病。梅村講究略同，故其五律特精。程孟陽嘗云：唐人含元集爲五律樣子，牧齋極宗孟陽五律，卻無一首與含元相似，亦一欠事。

梅村云：詩要說得出，說不出。家伯叔云：詩要推得動，推不動。此四語真詩家三昧。卽古三百篇溫柔敦厚之微旨，王右丞得其精髓，儲岑諸子尙有未至此種詩。大抵以心思逼一時情景，鎔并而出，使其妙俱現目前，而寄託深遠，又非想像可到。宋人欲以詞調聲口彷彿求之，去而萬里。要之宋詩亦是沿襲中唐，未

嘗與唐人一派斷滅。今人不知原委。徒於宋詩趨走如驚。亦貪其徑術之易便。究於堂奧無與耳。王阮亭先生選唐人十種。存唐的派。復纂三昧一書。直扶真宗。以提醒世人眼目。其留心詩教者深矣。

古詩。詩之根本也。肆於古而後精於律。詩家根本之論也。余幼時律多古少。陳素菴先生舉以相規。余從其說。魏貞菴先生甚爲嘆賞。以古學余所夙好也。五言長律亦取之腹笥。以爲易事。獨七言古數與梅村講論。嘗以古人長篇斷章取義。於操縱開闔處。得其遺法。顧以境界淺近。欲精神注射。尙有未能。始知李杜文章。總在嶠崎歷落中。透露光銍。原非等閒得以從事。

詩體不同。昔人以爲各有爐竈。是已。七言律差與五言不同。余初學時。頗愛錢、劉、溫、韋諸子。以爲取徑中唐。易於上手。已復取宋蘇、陸諸子詩。雜然好之。絕不起唐、宋、元、明異同之見。蓋詩中原無畛域。學者但就其資所近。學所便。力爲之。自當超詣及古。人人性分各有詩。正不必於故紙覓蹊徑。

乙丑。余自衡州抵郴州。郴江在下流。距瀟湘五百餘里。秦少游詞。郴江幸自遶郴山。爲誰流下瀟湘去。勢極相反。又嘗過洞庭。李太白洞庭西望一絕。日落長沙秋色遠。長沙在洞庭東南五百餘里。甚相違背。江文通登香爐峯詩。日落長沙渚。層陰萬里生。長沙在廬山南二千餘里。語亦未合。李詩本之古人。興會所至。往往率易如是。

子美詩用古殊切核。然如所云弟子貧原憲。諸生老伏虔。以云濟南伏生。則名勝非虔。以云後漢服虔。則姓服非伏。何誤用至此。今人輒尙子瞻詩。蘇詩好用古。但差處尤多。如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。扁鵲爲倉

公賈梁道句司馬懿爲司馬師之類。藝苑雌黃甚詆之。洪容齋以爲無害。似亦護短。非篤論耳。詩人以古爲塗澤。用處繁不無少假借。余謂借字可。借事則不可。借字史漢多有之。若借事。有事實在。安可以虛借。如蘇詩石建方欣洗臉。以廁論倒用之。水底笙歌蛙兩部。以稚圭鼓吹字爲笙歌。雖借字。於義不可訓。亦不可。近來梅村詩多借用。牧齋以爲陽移陰換。又以爲換步移形。不無寓意。然實借字。於義無妨。余嘗語梅村曰。先生之詩。妙在搜奇採勝。盡古今所有。奔澆腕下。所謂錯綜萬象。賦家之心也。若若文集中以五城兵馬爲司城。以鳩爲鷓鴣之類。是事物名借用。尤不可。學者於此處須分別。

應酬詩。詩中塊壘也。最爲詩家累。余乙未貢入太學。得詩五百餘首。十刪其七。申龜盟見余所存詩。嘆曰。余讀江南詩。大抵外腴中枯。囿於一時風尚者也。子真矯然獨造者乎。余笑而不應。己未。官禁近。數年閒得詩一千餘首。無當意者。嘆曰。余詩豈遂不可爲乎。三月雨後。偶次御河。徘徊吟眺。得一首。稍自慰。已朱竹垞見之。嗟賞不置。曰。其錄之便面。俾長咀嚙乎。詩人明眼率如此。

阮亭蜀道集。才情力量。足以兀慕一世。已奉使粵東。道遇余。余問其近作。曰。今似不逮往。如何。余曰。詩以精神勝。人謂東坡海外文字爲最奇。余視之稍次黃州惠州時。以氣少衰也。今先生方壯年。何慮此。已寄嶺南諸集。果如余語。益以嘆阮亭之精進。其強力如此。余二十年來。專心古文。詩學少廢。嘗由浙之閩。由中州之秦之晉。由湖南之黔之東西粵。經行萬餘里。所見奇山水甚衆。而無奇句以副之。今屏跡滄江。侵尋衰老。恐自此塊然視息。不能復事苦吟。憑今拊往。慨歎以之。